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WORLD CLASSICS

织工们·少年维特的烦恼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织工们

少年维特的烦恼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一)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京东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1/32 850×1168毫米 印张:1818.5 字数:40716千字

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套

ISBN7-5312-1345-1/I·312

定价:9800.00元(全150卷)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织 工 们

[德]霍普特曼 著
龙 朱 译



前 言

《织工们》是德国戏剧家霍普特曼创作的一个五幕戏剧。盖尔哈特·霍普特曼（1862—1946），德国著名戏剧家，曾获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霍普特曼的创作受欧洲文坛出现的文艺思潮和流派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在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影响下，他创作了第一部剧作——《日出之前》（1889）。其次，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潮中，霍普特曼走上了现实主义道路，创作了《寂寞的人们》（1891）、《织工们》（1892）、《獭皮》（1898）、《大老鼠》（1911）等剧作。最后一个阶段，在19世纪末叶工人运动受到挫折、机会主义思潮泛滥中，他脱离了现实主义转向新浪漫主义，写出了《汉娜的升天》（1894）、《沉钟》（1896）等。《沉钟》是象征主义作品，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的艺术家的悲剧。

《织工们》写于1892年。这个剧本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马克思的战友维廉·沃尔夫关于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报告。在这个剧本里，霍普特曼突破了家庭冲突的范围，反映了当时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

《织工们》是个五幕剧，以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历史事件为背景，描写了织工和资本家的斗争。剧情发生于40年代的西里西亚的瓦楞山一带，那里的居民差不多都是织工，他们在家替作为包买主的手工工场老板织布，并且还要向地主缴纳各种捐税（例如纺织锐），生活极端贫困。在德国的手工业产品受到国内机器生产品和英国廉价商品竞争的情况下，德国工场老板们为了保持自己的利润，就用减低工资的办



织工们

法来加强对织工的剥削。织工们无法生活，爆发了反对当地资本家的起义。他们自动集体起来，高唱着悲壮的歌曲《血腥的审判》，向一个残暴的工场老板德奈西格示威，要求增加工资。当他蛮横地逮捕为首的织工时，织工们便愤怒地殴打警察，并捣毁老板的住宅。在附近织工群众的热烈响应下，数千人的起义队伍涌向邻村，开始破坏当地的机器工厂。政府调了大批军队来镇压，但是起义者以棍棒、石子和拳头英勇地同他们进行了搏斗。剧本以一个不愿意参加斗争的老织工希尔色被流弹打死和织工们击退敌人后的欢呼作结束。1844年的起义最后是失败了，但是《织工们》却以波澜壮阔的斗争作为收场，这样的处理是颇能引人深思的。

《织工们》全剧出场的人物众多，总共超过40个，却没有一位传统戏剧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主人公。个人在剧中是不太重要的，《织工们》所着重刻画的是织工的群体以及压迫者的群体。《织工们》于1892年上演后引起了轰动，却也使统治当局感到恐慌。1892年，柏林警察当局宣布禁止这出戏继续上演，理由是它“煽动阶级仇恨”。1894年，由于该剧相继在英、法等国上演，德国当局不得不取消对《织工们》的禁令。

《织工们》被誉为“德国戏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盖尔哈特·霍普特曼也由于“在戏剧艺术领域里富有成果的、多样而杰出的创作”而荣获19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的授奖词是这样评价霍普特曼的：“您已经到达了艺术的最高境界，您靠的是自己的艰苦不懈的努力而从不搞学究式的研究，您靠的是您的感情、思想和行为的一致性以及您的剧作的严密形式。”



第一幕

彼得斯瓦多村，德奈西格家楼下一间宽敞的白色粉墙房间，织工们把已经织好的布匹送到这儿来，收来的棉布也储藏在这里。左边有几扇没挂窗帘的窗户，后墙有一扇玻璃门，右边也有一扇玻璃门，男女织工和孩子们都是从右边玻璃门进进出出。三面的墙上全有一排排的储藏棉布的木架子。靠右墙有一条长凳，已经有很多织工把布打开来放在凳子上了。织工们按照先后次序，将自己的布匹拿给德奈西格的经理法福检验。法福手拿规叉和放大镜，站在一张大桌子背后，送来检验的布匹就是放在这张桌子上。在法福检验合格之后，织工再把自己的棉布放在秤盘上，由一个学徒验看重量，然后也是由他将收下来的布匹储放在架上。法福将每次该付的工钱大声告诉坐在一张小桌跟前的管账人牛曼。

这是接近五月末的一天，天气闷热。时钟敲响十二下。等候验布的织工们，半数的人像站在法庭上，非常焦急地等待着对于他们是生死攸关的判决。他们又着急又胆小，好似接受施舍的人，因为受了人家不少侮辱，觉得自己只是勉强得到人家的宽容，而形成了一种自卑的习性。此外，每个人的脸上都显出左思右想，毫无办法的模样。男织工们，模样上都有一种共同之处：就是长得很矮小，而且带点教书先生的神情。他们多数人是胸部扁瘪，喘着气，面黄肌瘦——都是困守织布机上的



织工们

可怜虫，由于坐得太久，连腿儿都弯了。相比之下，女工们没有什么织工的特征。她们都显得精疲力尽、愁容满面、走投无路的模样，可男工们仍勉强显示着一点儿矜持自重的态度。女工们穿的衣服破破烂烂，而男工们穿的衣服是补过、修改过的。年青的织工姑娘当中，有些并不是没有一点儿可爱地方，可是她们可爱的地方是在那像蜡一样苍白的面色，苗条的身材，有一对凸出的忧郁的眼睛上。

牛曼 （数完钱）总共一元六角二分。

织工妻 （约莫三十岁，面容消瘦，手指颤抖地拿起钱）谢谢您了，先生。

牛曼 （见她不走）这回又是怎么啦？

织工妻 （激动，恳求地）您可以预借几个子儿给我吗，先生？我太需要钱花！

牛曼 我还需要几百块钱用呢。可惜这不只是一个凭你需要的问题！（已经在忙着给另外一个织工数钱，缓慢地）预借工资请找德奈西格老板去。

织工妻 是吗？先生，我跟德奈西老板本人可以说吗？

法福 （以前是织工，如今是经理。但是他那种织工的样子仍然很明显，可是他营养充足，服装讲究，脸修得很干净，而且大量吸着鼻烟。他粗暴地大声叫着）德奈西格先生要是个鸡毛蒜皮的事都得亲自料理，他老人家可够忙了。那这儿就用不着我们啦。（他用放大镜仔细的量的布）哎呀！吹进好大的风！（把一条厚围巾围在脖子上）进来的人都把门关上！

学徒 （大声地对法福说）你如同对着木头、石块说话。

法福 好了！——放秤上吧！（织工把布放在秤盘上）如果你



对你自己的这一行多懂得一些就好啦！满张布尽是些疙瘩……我不用打开布看就已经知道了。上纱上得太迟，亏你还自称是个织工呢！

〔白克上。他是个非常健壮的青年织工，态度很随便，莽莽撞撞的。法福、牛曼与学徒见他进来，会意地互相使着眼神。

白克 该死的！这种活真要累死人了。

织工甲 （低声）天气这么闷热，好像要下雨。

〔经右边玻璃门挤进来的是宝默特老头儿。从这个门里可以看见一大群织工簇拥站着，等着轮到自己。宝默特老头儿跌跌撞撞地走上前来，把一包布放在长凳上，靠在白克的布包旁边。坐下，擦着脸上的汗。

宝默特老头儿 人总得休息一下吧。

白克 休息胜过黄金。

宝默特老头儿 不错，可是我们也需要钱。白克！您早。

白克 您早，宝默特伯伯！也不知咱们又将在这儿等多久了。

织工甲 那有什么关系？一个织工等个把钟头，必要的话，等上一天，那对于他有什么妨碍？他不这么做，怎么行呢？

法福 别吵啦！我们都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了。

白克 （低声）今天还得受他的腌脏气。

法福 （对站在他面前的那个织工）对你说多少遍了？叫你送干净些的布来，这么多疙瘩，还有麦秸，又这么脏。真是糟糕。

雷满 这是因为没有新镊子，先生。

学徒 （已经把布秤过）重量还不够。

法福 这样的织工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真的不愿把棉纱发给他



织工们

们了。在我那时候，要是做出这样的活来，我的师傅就得骂得我狗血喷头。那时候的活，不是这样做的。一个人必须明白自己的手艺——这一点，现在的人根本不把它放在心上了。雷满，一块钱。

雷满 向来是允许有一磅的消耗的。

法福 我没闲工夫。下一个人！——把你的拿来看。

海柏 （把布放在桌上。当法福检查布的时候，他靠近法福后，小声地、恳求地）法福先生，实在对不起，请问您，能不能帮我个忙，我预借过的钱不要从这星期的工钱里扣除好吗？

法福 （量着布和检查着布的质地，嘲弄地）唷！还有比这更不像样儿的活吗？看来好象一半纬纱绊死在纱管上了。

海柏 （继续说）法福先生。上星期我得用两天时间给贵族老爷种地。我的老婆又病倒在床上……下个星期我一定好好干。

法福 （把布交给学徒过秤）这一件又是马马虎虎的。（已经在检查另一匹布）这样的织边！一边宽，一边窄，天晓得这儿纬纱缩得多么紧，织布机的伸子又将那儿扯开了。而且每吋布还不够七十根纬纱呢。其它的又怎么样？你说这是老老实实做活吗？我可从来没有见过。

〔海柏抑住眼泪，忍气吞声，无奈地站着。〕

白克 （低声对宝默特）要使那个畜生满意，除非你自己掏钱买棉纱添上。

〔织工妻仍然站在管账人的桌子旁边，不断恳求地回顾，现在终于鼓起勇气，又走上前来。〕

织工妻 （哀求地对管账的）先生，你这次如果不肯预借一点儿钱给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唉，上帝啊，上帝啊！



法福 （在对面叫着）叫上帝也是没有用的。平时你并不这样挂念他老人家，你哭诉是没用的。你管好你的丈夫，我们不预借工钱的。留心别让他老是待在酒店里得啦。而且每一分钱的支出，我们都得说明白。这又不是我们的钱。凡是懂得自己的这行手艺、抱着敬畏上帝的心而刻苦耐劳干活的人，就用不着预借工钱的。你现在懂得了吗？

牛曼 彼劳的织工如果拿到四倍之多的工钱，那他就要乱花到四倍以上，不仅把钱花光，还要负债。

织工妻 （大声地，好象请求大家公评似的）谁也不能说我懒惰，不爱做活，可是我现在是不如从前那样能做活了。我已经两次流产了。要说约翰，他可是个可怜虫。他到齐劳那个牧羊的地方去过，可是并没给他什么帮助。而且……人有多少气力，只能做多少活……我们是尽力拚命做活的，好几个月都是天天是做到深更半夜。只要给我再添一点儿气力，我们就能勉强过活，不会负债的。（急切地，求情地）请您行行好，借给我几个子儿，在下次工钱里扣除，行吗，您可怜可怜我们吧，法福先生？

法福 （不理睬）非得勒，一元二角。

织工妻 只借几个子儿，去买面包行吗，先生。我们实在没地方借钱了。我们有一大群小孩……

牛曼 （用假装庄重而其实是油滑的腔调，对学徒旁白）“麻布织工的老婆年年生个娃，噯呀，噯呀，噯呀呀。”

学徒 （接下去，一半是唱着）“那小鬼出世才数月就把眼来瞎，噯呀，噯呀，噯呀呀。”

雷满 （不接管账的数给他的钱）每匹布向来是给我们一元三角五分的。



织工们

法福 （在对面叫着）雷满，我们的条件你要觉得不满意，可以说一声。——像你这样的织工我们并不缺。重量足够的我们才给十足的工资。

雷满 重量能有什么毛病呢，我不……

法福 你如果送一匹没毛病的布来，那么工资也就没有毛病了。

雷满 我的布上没有太多的疙瘩。

法福 （检查着布）织好布才能过上好日子。

海柏 （一直站在法福身边，等待时机。这时他听了法福的俏皮话赶紧走上前，向他陪着笑说话）法福先生请问您，可不可以帮个忙，别扣我预借的五角钱？我的老婆从二月里起一直躺在病床上。什么忙也帮不了一下，我还得给一个络纱的姑娘付钱。所以……

法福 （吸一撮鼻烟）海柏，你以为我只给你一个人办事吗？该轮到别人呢。

雷满 我带回发给我的经纱，到家后就上在机轴上。发给我的就是这样的棉纱，我怎样能拿回来比这更好的棉纱呢。

法福 如果你不满意，就不用来了。会有好多人巴不得找这活做呢。

牛曼 （对雷满）你这钱不要了吗？

雷满 我实在不能拿这样的工钱。

牛曼 （不再搭理雷满）海柏，一块钱扣去预借的五角钱，还剩五角钱。

海柏 （走到桌子跟前，看着钱，站着摇了摇头，好像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然后不情愿地把钱拿起来）喂，哪有这种事！——（叹气）唉，妈呀，唉，妈呀！



宝默特老头儿 （窥看海柏的脸）唉，法朗子，真是这样！这种事情真是让人叹气的。

海柏 （哭丧着脸说话）我还有一个有病的女儿，需要吃瓶药呢。

宝默特老头儿 她怎么啦？

海柏 咳，她向来是一个多病的孩子。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我告诉你也不要紧——她是胎带的病。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不舒服，浑身是病，血里有问题。

宝默特老头儿 总是这样。人要是一穷，倒霉的事情也一个跟着一个来了。没办法，也没有终结的时候。

海柏 宝默特伯伯，您那块布里包的是什么东西？

宝默特老头儿 因为家里一点儿吃的也没有了，所以我就找人把那条饿得半死的狗儿杀了。可怜它身上也没有多少肉，我真狠不下心来杀了这条挺好的小狗。

法福 （已经查完白克的布——喊着）白克，一元二角五分。

白克 这不是工钱，这简直是给要饭的钱。

法福 办完事的人全出去。我们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

白克 （对站在自己身边的人自然地说）这只是一点儿赏钱罢了该有多可怜。一个人从清早踩踏板一直踩到深夜，天天弯腰拱背地伏在织布机上，天天晚上累得要死，热得头脑发昏，给灰尘呛得直恶心，每天弯腰驼背地伏在织布机上，却只挣到可怜巴巴的一块二角半钱！

法福 这儿不许撒野！

白克 你要是想叫我不开口我就不开口的话，那你可想的太错了。

法福 （大声地）等着瞧吧！（跑到玻璃门口对着办公室大声



织工们

喊着) 德奈西格先生, 德奈西格先生, 劳驾出来趟好吗?

〔德奈西格上。身体肥胖, 有喘哮病, 他可能有四十岁左右。紧绷着脸。〕

德奈西格 法福, 又有什么事情?

法福 (恶狠狠地) 白克说他不愿人家叫他别说话。

德奈西格 (摆出一副威严的样子, 昂起头, 瞪眼看着白克; 鼻孔一抽一抽的) 哼, 真的吗? ——白克, (对法福) 就是这个人吗? ……

〔伙计们点点头。〕

白克 (傲然) 是的, 德奈西格老板, 没错! (指着自已) 就是这个人, (指着德奈西格) 这也是一个人呢!

德奈西格 (怒气冲冲地) 嗨, 你这蠢货怎么敢这样说话?

法福 他过得太快活啦。不过总有一天他在冰上跳舞跳出岔子。

白克 (鲁莽地) 不用你张口, 你这下贱的老货。你妈一定跟老魔鬼跳舞跳出岔子了, 才生出你这魔鬼。

德奈西格 (狂怒之下大叫起来) 住嘴, 你这家伙, 太不像话……

〔他颤抖着往前走几步。〕

白克 (屹然不动) 我没有聋。我的耳朵很好并不聋。

德奈西格 (控制着自己, 用显然是冷静的语气问) 这家伙是不是跟那群流氓是一伙的……

法福 他是彼劳的织工。每次闹事, 准有他在里头。

德奈西格 (气得发抖) 我警告你们: 如果再有昨儿晚上那样的事情发生——一帮人喝得醉醺醺的, 在我的窗前走过, 唱着那首下流的歌……



白克 您说的那首歌是“血腥的审判”吗？

德奈西格 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歌。我对你们说：如果我再听到那首歌，我将抓住你们里头的一个，一定要把他送上法院去，而且——留心，我不是闹着玩儿的——如果我能查出那首下流的歪歌是谁编的……

白克 那的确是一首美丽的歌，真的不错！

德奈西格 再说一句，我就立刻派人去把警察找来，不跟你们多说了。我立刻就收拾你们这些年轻的家伙。我曾经制服过比你们厉害得多的家伙呢。

白克 我倒是相信你说的话。一个真正的、彻头彻尾的布场老板，只消一会的工夫，就可以击败二三百个织工——把他们一口吞下，连一根骨头也不剩。你像牛一样有四个胃口，有像狼一般的牙齿。这对你来说，算不了什么！

德奈西格 （对他的伙计）咱们别给那家伙活做了。

白克 不管饿死在路旁，还是饿死在织布机上，那对于我是一样的。

德奈西格 那么，你马上给我滚出去！

白克 （坚决地）没拿到工钱我坚决不出去。

德奈西格 牛曼，应该给这家伙多少钱？

牛曼 一元二角五分。

德奈西格 （急忙从管账的人手里抢过钱来，扔在桌上，有几个钱滚落在地板上）这是你的钱。赶快给我滚开！

白克 工钱没有拿到我坚决不走。

德奈西格 你没看到钱在那儿吗？你要是不拿着这钱快走开……这会儿已经是十二点了……我的染匠们马上就要出来吃午饭了……



织工们

白克 你要把我的工钱放在我的手上——这儿。（用右手指着左手的手心）

德奈西格 （对学徒）狄尔格勒，把钱都捡起来。

〔学徒把钱捡起来，放在白克的手上。〕

白克 一切按照规矩。

〔故意慢慢地从袋里掏出一个旧钱包，把钱装进钱包里。〕

德奈西格 （见白克还没走）怎么？你让我来撵你出去不成？

〔人群出现了骚动的迹象。先是听见有人大声地长叹一声，接着是有人跌倒的声音。人们的注意力立刻转移到这新发生的事件上来了。〕

德奈西格 那儿又怎么啦？

人们同时说 “有人晕倒了。”——“是一个有病的小孩呢。”——“是抽风还是怎么啦。”

德奈西格 说什么？晕倒了？（他凑近些）

老织工 总之他是倒在那里了。

〔人们把身子让开后。露出一个八岁左右的小孩，躺在地上，好象个死人似的。〕

德奈西格 谁认识这个小孩？

老织工 他不是我们村的。

宝默特老头儿 他象是海因利奇家的孩子。（更仔细地看孩子）不错，是海因利奇家的小飞力浦。

德奈西格 他家住在哪儿？

宝默特老头儿 先生，离我家不远，住在卡希巴河。他爹白天整天织布，晚上四处去奏乐。家里有九个孩子，第十个也快要生了。

人们同时说 “他们真是太难了。”——“雨水从屋顶漏进